四書經注集證

四書經註集證

孟子集註序說

闕里志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陳士元孟子雜記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輿一作子與一作子居而楊倞荀子註又作子輿蓋車居音同輿與輿字譌也廣韻軻字註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闕里志出晉公族孟孫廢父之後世居于鄒故爲鄒人父激字公宜母仉氏未生將母夢神人乘雲霧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神久之忽片雲墜而寤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時周安王十七年而孟子生焉或云周安王之十七年四月二日孟子生列女傳孟子生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矣遂徙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韓詩外傳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列女傳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而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

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
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輒懼旦夕
勤學不息孔叢子孟子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
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
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敢問子思曰然吾昔
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
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
樂仁義世所希有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韓詩外
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
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
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
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地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
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于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列女
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母問之對曰軻聞君子稱身
而居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
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故少年
從父母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長老矣子
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　按史記及通鑑孟子復
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乃退老於鄒與公孫丑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生子名仲子
以周赧王二十六年卒於鄒葬四基山年九十七歲又按闕
里志孟子生於周安王之十七年時晉穆公二十四年或云

安王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至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七與上年歲合若闕里文獻通考謂孟子止八十四歲李隱又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俱誤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

後漢書列傳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有材藝娶扶風馬融兄女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史游急就篇孟伯徐師古注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孟孫氏其後稱孟氏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列國輿地說邾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於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

隱公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北杏之會附從齊桓進爵爲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爲楚所并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邵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索隱詳見論語序說　按隋書列傳王邵字君懋太原晉陽人少沉嘿好讀書弱冠仕齊爲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呼邵問之邵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齊滅人周隋高祖受禪授著作郎數上表言符命又撰皇隋靈感誌以此求媚煬帝嗣位遷秘書少監數載卒官邵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初撰齊誌文詞鄙野大爲有識所嗤然其采擿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又孔叢子漢孔鮒所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滅亡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

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白子高穿子順愼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共二十有三篇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又焦竑筆乘云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在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耆矣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之書不足深信愚按孟子書稱引子思不一而足俱非同時事亦不尊之爲夫子況孟子自言予私淑諸人亦未指是子思可爲非親受業之證然則史記明云受業子思之門人人字無非衍文當是從子思之門人而受業也姑叅此說以備一解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

按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是歲卽齊宣王之七年也後二年魏襄王立後十六年襄王卒子魏哀王立哀王三年當齊湣王之八年是歲燕王噲讓國子之哀王五年當齊湣王之十年是歲燕噲及子之皆死合計惠王末二年襄王十六年哀王五年共歷二十三年也又史記燕世家噲讓國子之三年國大亂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據此知伐燕時孟子

在齊也

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

按古史疑即指史記荀子等書也故下文云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先事齊宣後事梁惠襄齊湣即本孟子列傳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及燕世家孟軻勸齊湣伐燕之文而云然耳史記田世家宣王卒子湣王地立三年封田嬰于薛四年迎歸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於秦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責也于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郤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

啓有驕色鄒魯君勿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

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

史記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至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按今世所傳荀子書二十卷共三十二篇始勸學終堯問內無載孟子游齊梁及齊人伐燕事者集註謂與荀子書不合豈朱子當年所見全本已爲後人刪改耶今不可考證姑闕其疑

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按通鑑宋司馬光所作法春秋編年之體紀事接於春秋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三晉爲諸侯蓋恤王制之隳爲萬世戒也終於五代後周恭帝卽位之年凡載一千三百年之事說者曰年之不接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

之按於春秋者敘記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卽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卽齊湣王地元年伐燕一事史記以爲齊湣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爲齊宣王元年通鑑以爲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爲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湣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湣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爲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湣王爲是又仁山金氏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孫疑無他據故履祥以爲伐燕雖微戰國策猶當一以孟子爲是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

家載噲初立有齊宣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于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遊齊之歲月則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燕而章子正與孟子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卽五旬而舉之謂種種皆合以上三說俱可存黎又按通鑑考異三十卷司馬光撰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

史記列傳商君者衞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

王即勿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
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
亦不聽公叔之言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
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
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
遠吾不能待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
比德於殷周矣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
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
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
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
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
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
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
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
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
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
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
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
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

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
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
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
丈尺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衛鞅說
孝公伐魏破之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
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
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
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
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弗受納之秦商君既復
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
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
商君之家　吳起孫子並詳下孟按戰國策史記孟嘗君列
傳及田世家田忌疑即齊之公族也威王時為齊將與鄒忌
不善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田忌必將勝則
是君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鄒忌以
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
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
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
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齊邊邑不勝而
奔會威王卒宣王立知鄒忌實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
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

殺魏將龎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弱守於主地名主者循軼之途也轄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敝於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鄒忌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亡之楚楚封之江南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赧王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率諸侯復合從漢書藝文志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按合從者合六國以拒秦連衡者連六國以事秦也或云關東地長爲從六國居之關西地廣爲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爲橫

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萬章詳下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賈同責荀篇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　按孟子七篇并外書四篇爲十一賈同所云十四

則以趙注各分七篇爲上下耳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四書考孟子七篇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篇籍得不泯絕至宋始升爲經又有外書四篇曰性善曰辯文曰說孝經曰爲正趙岐謂其文不宏深不與內篇相似疑爲後人所托然性善之篇王充亦引言之而荀子性惡篇多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也惜今不傳

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新唐書韓愈字退之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愈以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異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後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問民病苦皆曰惡溪

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親往視令其屬吏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歸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邺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按或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歐文公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世水注云記者之誤如何

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語見韓子原道篇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

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荀子名況卽荀卿詳見上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顧嘗好詞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反離騷又作廣騷又作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祭后土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因作校獵賦以諷明年上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大誇胡人以多禽獸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辨之號曰解嘲客有難元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意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

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贊曰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會甄尋等以作符命爲莽所誅詞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雄素不與事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有詔勿問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淸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爲之語曰爰淸靜作符命惟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旣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

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語見韓子與孟尚書書〔陸機歎逝賦〕顧舊要於遺存得什一於千百〔後漢南蠻傳〕衣裳班蘭語言侏離〔注〕侏離語不分別之聲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

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禮記〕毀方而瓦合〔疏〕圭角謂圭之鋒芒有楞角〔司馬相如上林賦〕水玉磊砢〔山海經南山經篇〕堂庭之山多水玉〔注〕水玉水精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敎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敎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宋史列傳〕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得唐韓愈遺稾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熙寧四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晩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奬引後進如恐不及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簡殘編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

按國策作嬰史記作罃集注從史按史記魏世家國策通鑑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初子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侯曰魏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韓侯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仲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罃遂殺公仲緩而自立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魏將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

取麗十年伐取趙皮牢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與齊威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所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太子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龐涓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紀年云是年齊田盼伐我東鄙秦衛鞅伐我西鄙邯鄲伐我北鄙）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我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

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

都大梁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按此年數與史記不符(水經注)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於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功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王徙都之故曰梁耳趙氏曰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安邑縣今山西平陽府即漢河東地舊有安邑縣今改屬解州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今河南開封府即漢陳留郡地其屬祥符縣即漢浚儀縣又開封府治西北有梁王故城遺址夷門古蹟

僭稱王

按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日知錄云孟子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史記記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而竹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為後王年也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又誤分為二耳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

時又按漢刑法志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據此則王爲民所歸往之義然有一國者僅稱君有天下者乃稱王故齊梁之君稱王皆爲僭也

諡曰惠

〔諡法解〕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

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詳見前惠王考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按今山東省兗州府鄒縣郎古鄒國孟夫子所居有孟夫子墓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漢書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

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斥鹵也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

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見論語子貢問師與商章註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

按太史本周官掌六典八法八則其職詳于周禮春官漢沿周制至武帝乃置太史令位在丞相之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令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談爲太史令卒三歲其子遷復爲太史令遷尊其父故稱爲公遷繼職亦仍稱太史

公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左傳〕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按通鑑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孟子對梁王語蓋本

諸此
內同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

沼池也

世說蓀眞池即梁惠王故沼

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格物總論鴈陽鳥狀如鵝而小江淮洲渚間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鴻愛陽而惡陰飛有先後行列秋南而春北鴻其鴈之大者也淮南子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飛以避矰繳禮月令孟春之月鴻鴈來自南來北仲秋之月鴻鴈來自北來南季秋之月鴻鴈來賓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季冬之月鴈北鄉爾雅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埤雅釋麋篇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於山爲麓其字從鹿鹿林獸也麋澤獸也衛波傳鹿生三年其角自墮埤雅麋水獸鹿屬於文從鹿從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色青黑肉蹄一牡能乘十牝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蓋目下有

發夜能視也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慾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而角解熊氏曰鹿孕子於仲秋而生於春麋孕子於仲春而生於秋說文牡鹿曰麚牝鹿曰麀又作麢鹿迹曰麃格物論鹿黃質班班有白點性多驚烈能別良草諸毒不食處必山岡一千年化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爲元鹿牡有角無齒牝有齒無角無齒謂上齶無齒若下齶則牝牡俱有齒也謹考月令麋角解乾隆三十二年奉

勅改正作麈角解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

反於晉烏
初晉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

下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集註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詞也

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

爾雅四方而高曰臺釋名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持勝也公羊傳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白虎通辟雍篇天子靈臺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獲福無方之元詩集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六韜文王既出羑里周公旦築爲靈臺易乾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縣西北四十里左傳秦獲晉侯歸乃舍諸靈臺杜注在京兆鄠縣四書釋地括地志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周靈臺至唐太宗時猶存劉向新序雜事篇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又安求主

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

〔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縣西三十里〔四書釋地〕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者是此作邑于豐時事非初治岐山事也豐去岐山三百餘里漢武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

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

〔爾雅釋獸〕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絕有力〔山海經〕金門之山有白鳥青翼黃尾〔詩傳〕鶴白鳥也〔正義〕義取潔白故云白鳥〔說〕鶴名之鶴音涸在鐸韻鶴之鶴音學在覺韻

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

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葢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

〔蔡沈集傳〕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葢師興之時而誓於亳都者也

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葢欲其亡之甚也

〔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

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劉向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亳兮亳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

〈禮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通義〉魏都大梁在大河東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

今河中府是釋地河東今山西安邑等縣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濟源縣是日知錄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謂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葢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喩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塡音田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

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和軍旅以鼖鼓鼓軍事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凡軍旅夜鼓鼜音戚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夏官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

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按此謂戰鼓與論語鐘鼓及鼓方叔之鼓不同禮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左傳〕哀公十一年齊陳書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杜預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又按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以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大抵鐲進鐃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以金鼓聲爲退此說存參　兵見論語刃見下章〔釋名〕甲似物有孚甲以自衛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爲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爲劍鎧矛戟世〔本〕與少康子作甲武庫令甲之制有十三一曰明光二曰光要三曰細鱗四曰山文五曰烏鎚六曰白布七曰皂絹八曰布背九曰步兵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鎖子甲十三曰馬甲明光光要細鱗山文烏鎚鎖子皮甲以犀革爲之其餘皆因所用物名焉又按周禮夏官有司甲其文闕

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䘏其民惠王能行小惠

〔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曹劌問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

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

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又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移民者移不足以就有餘惠王移民之政殆本諸此其言移粟亦卽通財之意乎

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

按禮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此春耕之時也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夏耘之時也孟秋之月凉風至白露降天地始肅農乃登

穀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之月盲疾也風至羣鳥養羞命有司趣民收斂此秋收之時也餘詳下

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數密也罟網也

〔說文〕罟網也〔釋文〕取魚曰罟〔易繫辭〕結繩而爲網罟〔爾雅釋器〕鳥罟謂之羅兎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音茅彘罟謂之羉音鸞魚罟謂之罛

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

〔說文〕洿水濁不流也一曰窊下〔禮檀弓〕洿其宮而豬焉〔註〕掘洿之也〔說文〕池沼也孔安國曰停水曰池〔周禮秋官〕薙氏掌溝瀆澮池之禁〔禮月令〕毋漉陂池〔註〕蓄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古今事物類考〕黃帝破蚩尤而始爲池沼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

〔詩魚麗篇毛傳〕古者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

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

按趙岐舊註數罟密網也細密之網所以捕小魚鼈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厲遮列也而爲之
守禁仲冬斬陽木山南之木仲夏斬陰木山北之木凡服車
北服耜斬季材老木以時人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
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斬四野之木不
入山也凡竊木有刑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
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
誅罰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
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國語〕魯宣公夏濫于泗
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
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
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猎音席以矛刺取魚鱉以
爲夏犒於禁取鳥獸之時取魚鱉以爲夏日之積助生阜也
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作格取獸之具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蘗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
長麑麇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
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說文〕斧斫也〔釋名〕斧甫也
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說文〕斤斫木也〔周
禮考工記〕宋之斤〔古今事物類考〕神農作斤斧〔禮王制〕獺祭
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尉

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

〔禮曲禮〕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註〕撙裁抑也

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雞豚見大學〔說文〕狗叩也叩气吠以守從犬句聲〔彙引〕狗有三守狗獵狗豢狗此指豢狗言〔說文〕彘豕也後蹄廢謂之彘从彑矢聲从二匕彘足與鹿足同〔彙引〕豚稚豕也彘相承言牝豕也蓋麋鹿之大者豚豕之小者皆兼舉耳〔禮月令〕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勑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釋名〕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　卽五畝之宅也〔秋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廛卽五畝之宅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爲一井八面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又於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廬舍八

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八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

漢書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

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

典術桑箕星之精格物論桑皮𪎮枝幹修踈葉多刻缺而深綠色而有光 按詩豳風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又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禮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籧筐此可見古者農桑並重而樹之所宜急也 蠶詳盡心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禮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按此與集註小異

畜養也時謂㸚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說文㸚懷子也禮郊特牲牲㸚弗食註㸚姙子也樂記羽者嫗伏毛者㸚育說文字乳也史記平準書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註字牝者能㸚字故謂牝曰字禮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

百畝之田詳見上及滕文公篇按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與遂人上地夫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田百晦萊二百晦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也又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鄭註云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一家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是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也皆與孟子一夫百畝之說不合然考鄭司農註不易之地歲種之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則一夫每歲所種實百畝又考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則以遂人田百晦萊五十畝三分而二之止百畝也中地食者半以遂人田百晦萊百畝兩分之亦百畝也下地食者參之一以遂人田百晦萊二百晦

三分而二之亦止百畝也所授之數不同以所種所食論之其實則一此孟子一夫百畝之說實爲不易之經也

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

經界井地詳滕文公

庠序皆學名也

（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餘詳滕文公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禮王制）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

秦言黔首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廣雅黔黑也以黑巾蒙首故謂之黔首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易泰卦象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

玉篇餓饑也廣韻不飽也禮檀弓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　按韓子飾邪篇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說山訓寧一月饑毋一旬餓以此推之餓甚於饑也廣韻莩與殍通廣韻四紙殍注音圮草木枯落也三十小殍注餓死

曰殍亦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餓死皆一義也則莩死者取草木枯落之義韻會餓死曰殍

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

戰國策趙策馬服君曰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燕策蘇代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漢書地理志陵夷

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師古註〕謂齊秦楚燕趙韓魏也

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王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釋名〕梃木片〔前漢諸侯王表〕奮其白梃〔禮曲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少儀〕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乗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庖詳見下〔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又縣士掌野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

〔埤蒼〕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謂之俑〔禮〕檀弓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釋名〕芻靈束草爲人馬以神靈名之也

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

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

自謂晉國

史記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爲晉侯 按唐叔封於唐至子燮以國南有晉水因改曰晉始都晉於翼今山西省平陽府翼城縣是也此是未分之晉通鑑周考王四年甲辰晉幽公立韓虎趙無恤魏駒三家彊盛晉侯反朝之止有絳曲沃之邑餘皆入於趙韓魏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安王二十六年乙巳三晉共廢其主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史記晉世家平公昭公時六卿強出公時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幽公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列爲諸侯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遷爲家人晉絕不祀又前漢地理志魏地觿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

侯是爲三晉此是既分之晉又拔魏斯即魏文侯都也史記作文侯都世本作斯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齊田姓非姜姓之齊詳後齊宣王傳綱鑑周顯王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按史記魏世家作伐趙趙告急于齊未知孰是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帥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死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

之讀未畢伏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乃自到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戰國策魏策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遠於市而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于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又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十七年秦取[illegible]少梁

元和郡縣志同州韓城縣有少梁故城春秋秦晉戰于韓原即此地

後魏又數獻地於秦

綱鑑周顯王二十九年秦使衛鞅將兵伐魏衛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

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飲酒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三十六年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三十七年魏以陰晉爲和於秦三十九年秦伐魏魏獻河西少梁地於秦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四十一年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旣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戰國策楚策〕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不如無救趙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夫魏令兵以割趙趙有亡形而知楚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取睢濊之間 按四書類典云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集註據此以證南辱於楚事考楚魏世家及年表俱係梁襄王十二年並非惠王時事且亡八邑非七邑也包少丞通考年譜載魏克邯鄲楚

救趙取魏睢濊之閒所謂南辱於楚也斯言甚確蓋睢濊之取爲楚宣王時事正與惠王同時所謂南辱於楚者指此無疑又史記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成侯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亦載此事彼此時世相合但齊楚世家俱言齊救趙敗魏於桂林而不言楚似屬可疑然景舍謂楚出兵以爲趙援而齊秦應楚安知當日非齊楚各救邯鄲齊敗魏於桂陵而楚取魏睢濊史記略楚而祇言齊乎且史記於楚宣王三十年中不載一事以相聯屬故知太史公之脫略也此說可從因錄以備一解又戰國策齊策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以畫蛇添足之說說之昭陽乃解軍而去

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

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說文稅租也廣韻斂也周禮天官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食貨志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說文斂收也爾雅釋詁聚也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餘詳中篇薄斂及下篇夫里之布與布縷粟米之征考

易治也耨耘也

說文耕犂也古者井田故從井山海經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韓詩說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氾勝之書秋耕宜早春耕宜遲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王氏農書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說文耨薅器也纂文耨如鏟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草呂氏春秋耨柄尺其長六寸所以閒稼字詁頭長六寸柄長六尺以芸田也易繫詞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汲冢周書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惟草其宅之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

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于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

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宋史列傳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以對策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罷歸故官吳充爲相欲置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元祐初日食七月朔上疏條五事并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螫留蠹由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撫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有文集五十卷

孟子見梁襄王

諡法解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

襄王惠王子名赫

〔戰國策〕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惠公駕而見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王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先王必欲少留扶社稷安黔首也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史記魏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四書釋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在位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在位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為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為哀王是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

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前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于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耶不然以襄王之肅敬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耶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耶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耶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耶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待其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卬不割秦不逼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卽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耶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又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罃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歲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

歲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按此則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孟子猶在梁踰年襄王即位孟子一見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

春秋考異郵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洪範五行傳旱之爲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上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故旱災應也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春秋元命苞陰陽聚爲雲說文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禮孔子閒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羊傳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者惟泰山雲乎西京雜記瑞雲曰慶雲或曰卿雲曰景雲雲外赤內青謂之矞雲兩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雲師曰屏翳亦曰雲將書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釋名雨者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易候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爾雅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霢霂久雨謂之淫三日以上謂之霖時雨謂之澍雨董子曰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

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之言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蓋周以仲冬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而以殷之正月爲二月卽以夏之正月爲三月夏之二月爲四月三月爲五月四月爲六月五月爲七月六月爲八月七月爲九月八月爲十月九月爲十一月十月爲十二月相去皆差兩月據此則胡安國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但改正朔而不改月時之說非是

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

說文領項也從頁令聲釋名頸也以莖頸也說文頸頭莖也釋名徑也徑挺而長顱頭頸在前項在後爾雅注藻頭頸必中

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

按前漢書漢元年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我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惟恐沛公不爲秦王此可見漢高祖之不嗜殺也東漢世祖光武帝諱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生於南頓有一莖九穗之瑞故名秀先是有望氣者蘇伯阿見舂陵城嘆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王莽改貨曰泉貨人以其字爲白水眞人帝覺從白水起

嘗過穰人蔡少公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曰何由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莽末起兵復興漢室都於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綱目分注云光武勅馮異曰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念自修飭無為郡縣所苦蜀平公孫述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賊降三日吏民服從一旦放兵縱掠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且良失斬將弔民之義此可見光武之不嗜殺也唐太宗見論語綱目分注云唐兵至西河城下郡丞唐德儒據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高麗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六月復請降上將受之李世勣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此可見唐太宗之不嗜殺也宋太祖見大學序綱目雜編分注云宋主命曹彬將兵十萬以伐江

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誡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彬因與諸將焚香爲誓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捷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日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此可見宋太祖之不嗜殺也

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

按秦本嬴姓後爲呂政所代滅周及六國遂并天下通鑑綱目云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伐韓趙周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𢙺狐之聚莊襄王元年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秦王政十七年滅韓虜王安置頴川郡十九年滅趙虜王遷二十二年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二十四年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二十五年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二十六年襲齊王建降遂滅齊秦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此秦之力能合天下也晉覆姓司馬初司馬昭仕魏襲封晉王至司馬炎滅魏併蜀吳因即帝位都洛陽通鑑綱目云晉泰始元年八月晉王昭卒太子炎嗣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晉咸寧五年伐吳

太康元年吳主皓出降此晉之能合天下也隋姓楊氏漢太尉楊震之後至楊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子堅進爵爲王尋受周禪即帝位都洛陽通鑑綱目云隋開皇元年春二月隋王堅稱皇帝廢周王闡爲介公盡滅宇文氏之族七年滅梁以其主蕭琮爲莒公九年滅陳獲陳後主叔寶

自是南北朝混爲一此隋之能合天下也

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此指晉言或遂以亡國此指秦隋言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按通鑑綱目秦二世元年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榮陽八月楚將武臣自立爲趙王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楚將周市立魏公子無咎爲魏王而相之二年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秦嘉起兵於郯立景駒爲楚王楚項梁擊殺景駒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韓公子成爲韓王齊人立田市爲齊王楚立魏豹爲魏王三年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爲王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此秦之合而遂亡也又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自稱大單于都左國城冬十月李雄起於蜀自稱成都王劉淵自稱漢王晉懷帝永嘉二年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

封平阿公晉愍帝建興四年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
降漢封帝爲懷安侯明年瑯琊王睿即皇帝位於建康晉元
帝太興二年漢主曜還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冬十一月石勒
自稱趙王此晉之合而復分也又隋煬帝大業七年王薄張
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九年靈武白瑜娑兵起三月齊
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六月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杜伏威
起兵掠江淮十年離石胡劉苗王兵起汲郡王德仁起兵據
林慮山齊郡孟讓兵掠盱眙十一年上谷王須拔魏刁兒兵
起東海李子通據海陵城父朱粲兵起十二年張金稱擊破
平恩等郡魏刁兒將甄翟兒攻太原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
十二月鄱陽林士宏稱楚帝據江南虎賁郎將羅藝起兵涿
郡十三年杜伏威據歷陽竇建德稱長樂王魯郡徐圓朗兵
起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翟讓李
密據興洛倉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三月梁師都取
雕陰宏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流人郭子和起
兵榆林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河
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密密攻東都入其郛五月李
淵起兵太原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薛舉自稱
秦帝徙據天水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蕭銑起兵巴陵
自稱梁王十一月李淵克長安立代王侑爲皇帝唐高祖武
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尋弒之自

稱許帝五月唐王淵稱皇帝隋越王侗稱皇帝唐廢隋帝侑
為鄭國公二年王世充自稱鄭王脅稱帝而弑隋主侗此隋
之合而遂亡也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三十七年卒二
世皇帝立三年被弑立子嬰為王僅四十六日而降於漢總
計秦合天下凡十四年而亡隋高祖開皇九年滅陳合南北
為一歷十五年太子廣弑帝自立為煬帝十三年被弑隋恭
帝立三年而滅於唐總計隋
合天下凡三十一年而亡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諡法解〕聖善
周聞曰宣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

〔史記田齊世家〕田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因陳太子御寇之
難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
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完卒諡為敬仲敬仲之如
齊以陳字為田氏其六世孫曰田常專齊政於是割齊自安
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三傳至田和乃遷齊康公於海上
食一城以奉其先祀三年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文侯
言之於天子乃立為齊侯列於周室至孫威王二十六年自
稱為王以令天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二年魏伐趙趙與

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宣王卒子湣王地立又二傳至王王建爲秦所虜戰國策齊策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斶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前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曰有說乎對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不受辭去又王斗造門欲見宣王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王使者還報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斗生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有閒斗曰昔先君桓公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

而王不好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愛尺縠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又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是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士不亦衆乎髡曰夫物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韓非子內儲說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韓詩外傳無鹽邑醜女求見王曰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鹽女曰夫齊天下强國而西面事秦是坐而自索也妾誠惜之於是宣王拊心歎曰天以無鹽賜寡人遂立以爲后齊國大治

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

後仁義也亦此意也

前漢董仲舒傳爲江都易王相王嘗問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

〔漢趙岐註〕胡齕齊臣也〔宋孫奭疏〕王之左右近臣

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

釁與衅同〔說文〕血祭也〔廣韻〕牲血塗器祭也〔周禮春官〕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雞人釁其雞牲註云釁門及夾室皆用雞〔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註云鼓鐸之屬小子釁邦器及軍器註云邦器禮樂之器籩豆俎簋尊彝鐘鼓皆是羊人釁共其羊牲註云釁廟用羊〔禮雜記〕成廟則釁之雍人拭羊宗人視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既事宗人告事畢宰夫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又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按此則釁廟方用羊釁鐘止宜用豭豚今齊本將用牛而王易之羊殆戰國諸侯之僭禮歟

觳觫恐懼貌

孟子雜記古文觳觳斛通用周禮觳註器受二斗廣韻觳注器受十斗或云觳觫當作殐殐集韻殐殐註將死貌音與觳觫同明楊慎丹鉛總錄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觳省觳而角之是斛也觳字義兼聲角字聲無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觫鼎食也俗作餗牛之恐懼字當作觳觫觳從豕尾懼貌觫從角角懼貌

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說文]術邑中之道[說文通釋]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禮玉藻]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帝王世紀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廚亦字通宰殺之所曰庖烹飪之所曰廚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

小序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朱子集註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

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

漢書律歷志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均平也餘詳論語堯曰章

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

周禮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爾雅釋器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

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

書堯典鳥獸毛毨註鳥獸生軟毳細毛以自溫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秋水篇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按此則知古人極形至小之物皆以毫末言之

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

禮月令季秋乃伐薪爲炭薪蒸總論薪柴也所以供炊大曰薪小曰蒸供燔燎曰標

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

孝經聖治章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四書釋地〕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于營陵營陵舊營丘也左傳云君處北海寡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有事於泰山是也以此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地設譬耳　餘詳論語及中庸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

〔字書〕左右肘腋之閒曰胑

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

詩大雅思齊之篇

詩（小序）文王所以聖也（朱子集註）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

（左傳）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按史記宋世家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肉附於骨最相親近故以喻父子之親猶詩所謂屬毛離裏之意也

凡兄弟夫婦亦可稱骨肉

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

權見論語周禮春官典瑞璧羡以起度考工記玉人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爲度註羡長也好璧孔也以爲度言爲度之準也漢書律歷志度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别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伸也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蒦于尺張于丈伸于引引者伸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尙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

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詩小雅〕既有肥羜既有肥牡〔國策〕蔡澤曰持粱刺肥〔禮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又〕慈以旨甘調以滑甘〔書益稷〕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禮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聲成文謂之音又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又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又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又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書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增韻〕便嬖左右近習者也〔春秋傳〕賤而得幸曰嬖〔國策〕王斗見齊宣王曰今王治齊非便辟左右無使也〔禮月令〕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敬〔國策魏策〕近習之人相與怨我

已語助辭闢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

〔纂疏〕秦跨有禹貢雍梁三州之地楚盡有荆州西接漢中北至汝南故皆爲大國

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共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

禮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新安陳氏
曰千里者九謂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

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周禮天官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國語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史記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為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其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

所論矣盖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四書釋地續〕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于王前不一斥其名而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世本夔作樂漢書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武言武王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聲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曰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史記衛靈公之晉至濮水之上夜半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

師延走投濮水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又晉語云平公悅新聲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名物考〕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

鐘鼓詳見論語〔爾雅釋樂〕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白虎通禮樂篇〕竹曰管艮音也〔風俗通〕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象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康成曰如笛而小并兩而吹之〔書益稷〕下管鞀鼓〔詩周頌〕簫管備舉〔又〕磬管將將〔商頌〕嘒嘒管聲〔周禮春官〕大司樂孤竹之管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方丘奏之陰竹之管宗廟之中奏之小師掌教簫管瞽矇掌播簫管笙師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廣雅〕籥七孔毛萇曰籥六孔鄭康成曰籥如笛三孔郭璞曰籥三孔而短〔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產其中者謂之仲小者謂之箹〔三禮圖〕籥春分之音萬物動也〔周禮春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籥章掌土鼓豳籥〔風俗通義〕籥樂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名物考〕鐘鼓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故車馬亦云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

舉皆也疾首頭痛也

說文首頭也易說卦乾爲首
詩小雅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蹙頞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

玉篇頞鼻莖也額同頞說文額顙也揚子方言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莊子至樂篇深矉蹙頞爾雅釋天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宵田爲獠火田爲狩禮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祀祭禽於四方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白虎通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

羽旄旌屬

詩鄘風孑孑干旄小雅設此旐矣建彼旄矣禮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左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注旄牛尾也　按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曰旌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曰旄　旌與旄不同故註不直曰旌也而

曰旄屬

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䘏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

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聲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詳見上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說文）養獸曰囿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

事詳論語千乘章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傅謂古書

四書釋地三輔黃圖載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殆以與民共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耳此實作邑於酆時事非初治岐山事也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以穀梁傳里數計之周時七十里之囿僅當今四十三里彊以毛詩傳囿所以域養禽獸諸侯四十里恰合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說文)芻刈草也蕘薪也(孔正義)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然火之草詩大雅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雉詳見論語(輿略)兎者明月之精凡兎皆㖊月中之兎爲雄故視月而孕吐而生子故謂之兎(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兎(廣志)兎大者曰㲋

(曲禮)祭宗廟之禮兎曰明視(戰國策)馮煖謂孟嘗君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

(禮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四書釋地)云此句引少錯舊原文入竟而問禁竟者指分界處言入國而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國字殊不同孟子國字統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周禮)士師掌國之五禁曰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皆以木鐸徇于朝書而懸于門閭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憲懸示也)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

方爾雅邑外謂之郊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境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詩正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史記索隱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鬻服虔云堯時葷粥　按今史記作葷粥漢書作薰粥史記正義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二十世孫諸樊南徙吳二十一世孫光築闔廬城都之今蘇州也釋名吳虞也太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于此虞其志也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我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

按左傳昭公三十年鄭游吉曰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供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襄公七年諸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故也注中字字本此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凌而我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在滕文公下篇）文王事見詩大雅

詩大雅緜之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集註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始至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其後而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竄不得喙息言德盛而混夷自服蓋已為文王之時矣四書釋地史漢匈奴傳並稱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古注畎夷即犬戎也又云混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混緄犬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即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混夷之患是也

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

史記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

地毋文書以語言爲約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貴壯健賤老弱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周西伯昌伐畎夷氏至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據此則獯粥者即攻太王之狄亦名山戎又名獫狁至漢爲匈奴

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漢書地理志〕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也〔釋名〕越夷蠻之國度越禮義無所拘也〔一統志〕浙江紹興府即春秋時越國府城東南有越王城古蹟　按漢志所云之越蓋兼百越言之今按蒼梧桂林已在廣西若交阯又在廣西之西南徼埒句踐之越無此遠大〔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刭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
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
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句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于
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
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
其爲沼乎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
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十三年越子
伐吳大敗吳師入吳時吳王方會諸侯于橐皋吳人告敗於
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冬及越平十七年越伐吳
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
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
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十九年越人侵楚以誤吳二十年越圍
吳二十二年越滅吳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
乃縊越人以歸(吳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
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
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
成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
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霸諸侯之心焉既罷敝其民而天奪
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

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君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穎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敝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圖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七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曰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

以臨使之而胡重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越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句踐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君必滅之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人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

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
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
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
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
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
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
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
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
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
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國
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
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眾而誓之
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
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
也而患其眾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
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
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
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
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
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

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與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
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
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
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
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史記越王句踐其先禹
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
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
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
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
李射傷吳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
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
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
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
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
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
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
之市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
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請爲妾吳王將許
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
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

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甲兵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歸讓子胥子胥自殺於是吳任大宰嚭執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

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天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取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

王厩與立〔史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闕里文獻考〕丘明既明春秋且論其語爲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爲外傳國語二十一篇以授魯申申授吳起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孝經〕諸侯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小序〕祀文王於明堂也〔朱子集註〕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周禮考工記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

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魯詩說〕阮徂共皆國名孔氏曰毛以徂爲往阮共爲周地密須所侵也朱註從毛氏以徂爲往而阮共則不主周地解詳見下〔詩集註〕密須氏姞姓之國在今寧州梁氏益曰密須子爵商侯國〔世本〕商有密須文王伐之〔書傳〕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皇甫謐曰文王問太公吾欲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左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元和郡縣志〕涇州靈臺縣治西陰密故城東接縣城即古密國之地也詩云密人不共〔詩集註〕阮國名在今涇州氏族略云在岐渭之閒〔詩集註〕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張子曰今有共池即共也梁氏益曰虞公所奔之共池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

(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好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

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文選謝惠連雪賦]雪宮建于東國[四書釋地]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蓋齊離宮之名遊觀勝迹宣王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司馬相如子虛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班孟堅西都賦]衛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

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

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

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

〔太平寰宇記〕轉附在萊州掖縣左思齊都賦轉鮒朝舞奇觀所說〔陳士元孟子雜記〕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四書釋地〕余曾遍考轉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發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眞從前所未有成山召石山在今山東文登縣地

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戰國策齊策〕蘇秦曰齊東有琅邪〔子虛賦〕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四書釋地〕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朱子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山東省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郭其處〔水經注〕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於此〔書無逸〕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

虞書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四方諸侯分作四年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於祖禰用特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秋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每十二年王巡狩則諸侯朝於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殷見所以撫邦國也凡諸侯之王事朝王之事辨

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白虎通巡狩篇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計時月皆爲民也　按五載一巡狩虞夏之制也十二年一巡狩周制也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一方岳大明黜陟

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

疏云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者謂述己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天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按五年除天子巡狩之歲四方諸侯各一朝虞夏之制也六年五服俱來一朝周制也又與中庸朝聘以時句參看又書周官孔疏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事與周禮不同不知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凡大行人所云見者何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

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安國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

按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春頒粟以補不足秋而斂之不收息也禮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此田畯督耕之事然曰王命則東郊之舍天子亦必出巡而責令田畯董其事耳又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不足之補於此亦可見矣周禮地官司稼辨穜稑之種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觀稼省斂也又遂師巡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移用轉相助救時事耕耨之事又月令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此皆省斂之事

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

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

〔周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春秋傳曰君行師從

〔左傳〕定公四年子魚曰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糧謂糗糒之屬

〔公羊傳〕敢致糗於從者〔註〕糗糒也〔疏〕糗糒若今之糒米也〔齊民要術〕作粳米糗糒法取粳米汰灑作飯曝令燥擣細磨粗細作兩重折

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按周禮地官大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則一邑統三十六夫一縣統二千三百四夫秋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則一縣統二千五百家蓋司徒以地爲主乃治地之法遂人以人爲主乃治人之法故其文有不同也邑長如地官里宰閭胥之類縣長卽地官縣師縣正之屬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意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

禮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禮記孔疏角所以為民者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所以為事者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崔氏云角為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徵為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徐評解要

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

〔劉歆鍾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角者觸也物觸怒而氣帶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蓋人君爲民則民力繁盛生氣簡勃故取徵角〔樂書〕舜作歌以勑大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瑟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樂以招名即是此意　按招本舜樂因敬仲來奔而傳於齊故齊聲皆曰招當時景公全爲民事故止取徵角二音而名其樂曰徵招角招

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

〔易小畜疏〕巽不能止畜在下之乾惟能畜止九三〔大畜疏〕乾健上進艮止在上能畜止剛健註義本此

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大戴禮明堂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周禮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每筵長九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土無定位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此指未月之末尤為一歲之中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朱子明堂說論明堂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

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元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時之方位以闢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此朱子按月令爲說　按明堂本天子畿內朝諸侯布政之宮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制度各異天子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倣明堂之制爲堂故泰山有明堂

漢時遺址尚在

前漢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人效名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明一統志濟南府泰安州今改府泰山下有明堂古蹟

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

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

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

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有兩岐故因以名焉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也〔路史〕

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太平寰宇記鳳翔府岐山縣岐山在縣東北十里亦名天柱山禹貢曰導岍及岐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山上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詳滕文公上篇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

禮王制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周禮地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納之鄭元曰關境上門也饒雙峰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

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奸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腳引及州縣移文

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風俗通〕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一云祝融爲市〔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淳謂布帛幅之廣制謂布帛匹之長又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族姓也大市人多故百姓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商賈家於市朝時在焉故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細民之販以日之餘力故爲主餘詳公孫丑

澤謂豬水

〔風俗通〕水草交厝名之曰澤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禮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周禮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禹貢〕大野既豬〔註〕水畜而復流曰豬又雷夏既澤〔註〕既澤向未爲澤而今始爲澤既豬向已爲澤而今復舊也據此則澤與豬本無兩義以其爲水之所聚故曰豬而澤則豬之總名也

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

周禮鄭司農注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禮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周禮天官𣪠人掌以時𣪠爲梁大戴禮十二月虞人入梁永嘉陳氏曰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

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於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

釋名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寡踝也踝踝單獨也獨隻獨也言無所依

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孝經註〕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小序〕刺幽王也〔朱子集註〕此詩大夫所作蓋東遷後詩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按三乃字詩俱作迺**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釋名〕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前也〔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古今姓纂〕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觀弧星始制弓矢〔山海經〕少昊生般始爲弓矢〔孫卿子〕倕作弓浮游作矢〔墨子〕羿作弓〔世本〕牟夷作矢〔易繫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餘詳公孫丑矢人

章　干戈詳見論語〔釋名〕戚斧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慼懼也〔禮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左傳〕昭公十五年鏚鉞秬鬯文公受之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以黃金飾之爲黃鉞　揚即鉞又見中庸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餱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曰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

〔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朱子集註〕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史記〕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積露積也餱乾糧也

按小雅甫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又周頌載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又良耜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皆言積也嚴氏粲曰餱乾食也糧米食也詩小雅乾餱以愆兩字分解本詩傳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

按說文有底曰橐無底曰囊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橐無底囊又一說大曰囊小曰橐諸說不同朱子蓋從董氏何氏楷曰橐今纏腰下者東方朔傳奉一囊粟乾餱盛於橐粟米盛於囊也

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

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

〔左傳〕昭元年醫和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又曰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大王公劉九世孫

按史記周本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自亶父上溯至公劉乃十世故爲九世孫也公叔祖類史記索隱云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與中庸註組紺以上考參看

詩大雅緜之篇也

〔小序〕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朱子集註〕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

〔詩疏〕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

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

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

率循也滸水涯也

〔四書釋地〕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按此則水字當指渭言與史記周本紀太王去豳渡漆沮踰梁山之文及朱子詩傳集註滸漆沮之側也互異〔曹溶〕渭汭譴汭水涯也〔毛傳〕水涯曰滸

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

按姜女亦名太姜列女傳有呂氏女太王娶爲妃生太伯仲雍季歷史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于成童靡有過失眞父謀必於太姜又帝王世紀云黃帝有元妃次妃之列妃之名疑自此始白虎通云夏殷以前后妃之制甚略大率皆稱妃故黃帝帝嚳俱有四妃至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后其次曰妃

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

以及民也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史記儒林傳景帝以轅固生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薛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士師詳論語周禮秋官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遂士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

慶源輔氏曰謂如畢公弼亮之類服勤王家至歷累世則自然與國同休戚矣

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

輔氏曰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

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

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詩周南〕南有喬木郭璞曰喬木枝曲拳似鳥形也〔通考〕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官府之所皆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類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禮記儒行其特立有如此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書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淮南子湯放桀于歷山與妺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蔡氏沈曰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地理今釋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巢故城 伐紂詳中庸

曰臣弒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註彝常也彝倫即五倫也

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

書泰誓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紂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弒之罪也

按纂箋四書通証云王勉建安人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

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

〔劉向新序刺奢篇〕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為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荊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荊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今

按孟子所謂巨室殆指此蓋就王之所好以為喻也

工師匠人之長

〔禮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餘詳中庸來百工考

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

戰國策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韓非子楚和氏得玉璞獻厲王王以爲誑而刖其足武王卽位又獻之又刖其足文王卽位和抱其璞而哭於山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王使人問曰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子華子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

鎰二十兩也

按陳爲謨名物考云國語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爲二十兩通義吳氏曰鎰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二十兩金之鎰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註遂誤以二十四兩爲鎰

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

（周禮考工註）攻玉之工玉人爲長（逸論語）治玉謂之琢亦謂之彫（爾雅）玉謂之琢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史記燕世家）易王卒子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其弟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于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

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宫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列國與廢説

燕姬姓伯爵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武王定天下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燕伯其地幽州薊

縣是也〔前漢地理志〕燕地尾箕分野也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固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元菟亦宜屬焉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張守節史記正義〕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明一統志〕舊燕城在府西南金遼故都也　按史記燕世家齊伐燕事有二　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蘇秦　齊使復燕十城與子噲章不同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戰國策齊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吾將救之田臣思曰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乃許韓使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按孟子云五旬此云三十日所傳聞異詞耳要以孟子為正〔說文〕旬徧也十日為旬〔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又禹謨〕三旬苗民逆命七旬有苗格傳云旬十日也

以伐齊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

按書泰誓維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蔡傳云十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觀政于商之語也

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

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周禮秋官〕掌客上公壺四十夫人致禮八壺侯伯三十二夫人致禮八壺子男二十四夫人致禮六壺．按儀禮聘禮陳饔或八壺或六壺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大射卿大夫方壺士旅圜壺三禮圖酒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身兌下赤漆中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圓何休曰壺禮器腹方口圓釋名漿將也飲之寒溫多少與體相將順也周禮天官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禮曲禮進食之禮酒漿處右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

（書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地理今釋）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太平寰宇記）寧陵縣

北十五里有葛城古葛伯國以不祀
爲湯所滅　仲虺郇萊朱詳見盡心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

禮月令季春虹始見孟冬虹藏不見爾雅釋天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春秋元命苞虹霓者陰陽之精春秋演孔圖霓者斗之亂精春秋運斗樞樞星散爲虹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一名蝃蝀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侯鯖錄雲薄映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斜視之則暈爲虹霓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耳又水虹朝見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玉歷通政經旦見於西則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

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

廣韻蘇通甦死而更生也左傳宣八年晉人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穀梁傳勃然乃蘇孔傳作蘇息朱注兼此二義

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

史記燕世家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 戰國策燕策故鼎反乎歷室註故鼎齊所得燕鼎

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

〔禮曲禮〕八十九十曰耄與旄通〔射義〕旄期稱道不倦〔周禮秋官司刺再赦曰老旄〔史記春申君傳贊〕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于朱園旄矣皆以旄作耄說文倪弱小之稱本作兒

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齊語〕犧牲不畧則牛羊遂〔註〕畧奪也〔史記外戚世家〕少君爲人所畧賣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謚法解]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

閧劉聲也穆公鄒君也

[博雅]閧鬭也[廣韻]兵鬭也[集韻]鬭聲[韻會]毛氏曰當从門从共門音鬭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鬭之形今與門戶字同非从[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元和郡縣志]穆公改邾爲鄒因鄒山以爲名 詳見前序說[劉向新序刺奢篇]鄒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粃無得以粟于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謂之富邦[賈誼新書春秋篇]楚王欲淫鄒君乃遣之伎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覲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

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役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勝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僮不謳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投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

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釋名〕倉藏也藏穀物也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其中也倉所以儲粟廩所以藏米〔周禮地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用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府庫詳見大學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

兄手足之捍頭目也

（漢書刑法志）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卬仰同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何可當也

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

滕國名

按列國興廢說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春秋魯隱公七年滕侯卒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隱十一年滕侯與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周之卜正也薛庶姓我不可以後之乃長滕侯其後降稱子蓋爲時王所黜也魯僖十九年滕子嬰齊爲宋人所執嬰齊諡宣公正義云自叔繡至宣凡十七世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魯宣公九年昭公卒子文公壽立此文公非孟子之文公也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子成公原立魯襄公六年成公來朝魯昭公三年成公卒子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子頃公結立魯哀公四年頃公卒子隱公虞毋立哀十一年隱公卒傳至定公問爲宋役定公卒子文公立漢趙岐註云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

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文公見孟子聞堯舜性善之說行喪禮舉井田厥後二十一年爲宋所滅或云滕隱公以下六世而齊滅之地志亦云叔繡傳三十一世爲齊所滅未知孰是其地正義云沛郡公丘縣金仁山曰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漢改沛郡爲沛郡置徐州杜預注左傳云在兗之龔丘疑卽公丘今滕縣是也元和郡縣志滕縣古滕國在縣西南十四里滕城是也今按兗州府寧陽縣隋曰龔丘寧陽在府北五十里而滕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則杜預所謂龔丘卽滕縣者似爲强合又按徐州漢爲沛郡兗徐本相連界知兗州府之滕縣卽徐州之滕縣特古滕城斷在滕縣必不在龔丘耳又按兗州府地春秋時爲魯國至戰國時大半已屬楚徐州春秋時爲宋地在戰國亦屬楚兗州南與江南徐州鄰山東青州府臨淄縣齊之故都在兗州府東北四百餘里然則滕逼近楚之正北齊之西南也故曰閒於齊楚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

按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公羊傳云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詩大雅築城伊淢淢城溝也

作豐伊匹禮月令孟秋修城郭仲秋可以修城郭穿竇窖此可見城池爲守國者所宜慎重也餘詳公孫丑

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

〔禮曲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逼己而恐也

〔左傳孔疏〕系譜云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奚仲仲虺之後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至魯隱公十一年始見春秋書薛侯來朝魯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亦爲時王所黜也至魯襄公元年列國大夫圍

宋彭城薛人始與其役自後薛伯數與諸侯會盟會昭公三十一年春秋書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入春秋來薛始書名獻公卒子襄公定立爲定公十二年經書薛伯又定卒葬薛襄公襄公卒子比立定十三年薛人弑比惠公夷又名寅立爲哀公十年經書薛伯夷卒葬薛惠公自後世系無考〔一統志〕山東兗州府古蹟薛城黄帝後封此在滕縣南四十里則薛之近滕可知　按史記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齊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戰國策載郭靖君田嬰將城薛以客海大魚之諫乃止其子孟嘗君又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稱薛公然則薛爲齊有久矣薛既爲齊有又從而城之則蠶食窺伺之謀益深滕安得而不恐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

〔春秋傳杜注〕邠在新平漆縣東北〔鄭氏詩譜〕邠爲扶風栒邑　按漆縣今邠州栒邑今三水邠州東北有豳亭豳谷三水有豳城皆是也〔元和郡縣志〕邠州公劉所居之地在今州理東北二十九里三水縣界趙世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

邠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其子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至曾孫公劉復遷豳 狄人 詳[illegible]斷句 (日知錄)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邠

言太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岐山 詳見明堂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夫音扶 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

〔周禮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銳首曰圭幣用馬璋以皮半
圭曰璋幣用豹皮璧以帛發圍而中虛幣用帛琮以錦琮方而
八角幣用錦琥以繡琥爲虎形幣用繡璜以黼半璧曰璜幣用
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史記平準書〕古者布幣諸侯以
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
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犬馬詳論語〔財貨源流〕珠生於大海中乃蚌蛤胎也〔埤雅〕龍珠
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蚌珠在腹〔七經義〕珠母者
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後漢書〕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
珠不圓也〔管子〕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先王以珠玉爲上幣
〔書禹貢〕淮夷蠙珠暨魚〔國語〕王孫圉曰
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玉詳見論語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周禮六十曰耆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指事使人不從力役也又至也言至老境也又强也

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

按正義云括地志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鄭康成曰在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矣四書釋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縣兩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與孟子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陝西省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歸音墹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周本紀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

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戰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吾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孔叢子居衛篇申祥問於子思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求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之下豳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

正也正謂此也

〔公羊傳〕哀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

〔易益卦〕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周禮春官〕太史大遷國抱法以前〔禮禮運〕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社稷謂之變

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張儀蘇秦詳滕文公及離婁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

〔諡法解〕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史記魯世家〕魯景公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三十二年卒〔廣文選〕平公與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足以輔世長民其道足以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平公因許之見而臧倉乃以巧言阻之遂不見

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

按臧氏世爲魯卿其見於左傳者僖伯諫觀魚僖伯子哀伯諫納宋賂所謂宣有後於魯者也哀伯生文仲文仲生宣叔猶稱二勳宣叔生武仲武仲得罪出奔魯立臧爲使奉其先祀爲生臧昭伯當魯昭公謀去季氏而祿祿不能有爲自後遂不見於傳蓋臧氏漸以陵夷矣賤而得倖謂之嬖人今名倉者殆亦臧氏之裔孫歟

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

(禮)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蔡)邕獨斷天子車馬衣服器械曰乘輿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托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常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托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詳見孟子傳中

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

路史樂正宋公族之後千家姓云東魯族孟獻子友有樂正裘曾子弟子有樂正春列子亦有樂正子輿趙岐注樂正姓子通稱陶淵明集八儒數樂正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

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禮書鼎之器于象爲備鼎之齊于金爲多下有足上有耳有鼏以覆之有鉉以舉之爾雅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者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鬲漢郊祀志黃帝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說文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周禮天官烹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齊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臑肫胳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刌肺三爲一鼎魚十有五爲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兎爲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牢陳鼎

五羊右肩臂臑膞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膚九實於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一麋一純而鼎肩臂臑肱骨也膞胳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革肉也離肺者捨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刌肺切肺也舉肺尸食所先舉也祭肺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凡牲用右判腊合升左右判故曰腊一純純者全也饒雙峯曰五鼎羊豕魚腊膚三鼎特豕魚腊也又別禮賸夫王日一舉鼎十二牽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儀禮士虞有上中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羊士豕魚而已聘禮賓之飧饔皆飪一牢鼎九而飧腥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飧饔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一牢鼎七衆介飧少牢飪鼎五　栝掃試見論語〔玉〕篇〔禮〕衾大被也〔禮〕喪大記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東序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

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